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二十回 散宜生私通費尤

西伯侯囚於羑里城，即今河北相州湯陰縣。每日閉門待罪，將伏羲八卦變為八八六十四卦，重為三百八十四爻，內按陰陽消息之機，週天劃度之妙，後為「周易」。姬昌閑暇無事，悶撫瑤琴一曲，猛然琴中大絃忽有殺聲，西伯驚曰：「此殺聲主何怪事？」慌忙止琴聲，取金錢占一課，便知分曉。

姬伯不覺流淚曰：「我兒不聽父言，遭此碎身之禍！今日如不食子肉，難逃殺身之禍；如食子肉，其心何忍？使我心如刀絞，不敢悲啼，如泄此機，我身亦自難保。」姬伯只得含悲忍淚，不敢出聲。

話未了時，使命官到，有旨意下。姬昌竊素接旨，口稱：「犯臣死罪。」

姬昌接旨，開讀畢，使命官將龍鳳膳盒擺在上面。使命曰：「主上見賢侯在羑里久羈，聖心不忍。昨日聖駕幸獵，打得鹿野之物，做成肉餅，特賜賢侯，故有是命。」

姬昌跪在案前，揭開膳盒，言曰：「聖上受鞍馬之勞，反賜犯臣鹿餅之享，願陛下萬歲！」謝恩畢，連食三餅，將盒蓋了。

使命見姬昌食了子肉，暗暗歎曰：「人言姬伯能知先天神數，善曉吉凶，今日見子肉而不知，速食而甘美，所謂陰陽吉凶，皆是虛語！」

姬昌明知子肉，含忍痛苦，不敢悲傷，勉強精神對使命言曰：「欽差大人，犯臣不能躬謝天恩，敢煩大人與昌轉達，昌就此謝恩便了。」姬伯倒身下拜，「蒙聖上之恩光，又普照於羑里。」

使命官回朝復命，紂王在顯慶殿與費仲、尤渾弈棋。左右侍駕官啟奏：「使命候旨。」

紂王傳旨：「宣至殿廷回旨。」奏曰：「臣奉旨將肉餅送至羑里，姬昌謝恩言曰：『姬昌犯罪當死，蒙聖恩赦以再生，已出望外；今皇上受鞍馬之勞，犯臣安逸而受鹿餅之賜，聖恩浩蕩，感刻無地！』跪地上，揭開膳盒，連食三餅，叩頭謝恩。又對臣曰：『犯臣姬昌不得面覲天顏。』又拜八拜，乞使命轉達天庭。今臣回旨。」

紂王聽使臣之言，對費仲曰：「姬昌素有重名，善演先天之數，吉凶有准，禍福無差；今觀自己子肉食而不知，人言可盡信哉！朕念姬昌七載羈囚，欲赦回國，二卿意下以為如何？」

費仲奏曰：「昌數無差，定知子肉。恐欲不食，又遭屠戮，只得勉強忍食，以為脫身之計，不得已而為之也。陛下不可不察，誤中奸計耳。」

王曰：「昌知子肉，決不肯食。昌乃大賢，豈有大賢忍啖子肉哉。」

費仲奏曰：「姬昌外有忠誠，內懷奸詐，人皆為彼瞞過。不如禁之羑里，似虎投陷穽，鳥困雕籠，雖不殺戮，也磨其銳氣。況今東南二路已叛，尚未懾服；今縱姬昌於西岐，是又添一患矣。」

王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

邑考從人已知紂王將公子醢為肉醬，星夜逃回，進西岐來見二公子姬發。

姬發一日陞殿，端門官來報：「有跟隨公子往朝歌家將候旨。」姬發聽報，傳令旨，速宣眾人到殿前。眾人哭拜在地。姬發慌問其故。

來人啟曰：「公子往朝歌進貢，不曾往羑里見老爺，先見紂王。不知何事，將公子醢為肉醬。」

姬發聽言，大哭於殿廷，幾乎氣絕。

只見兩邊文武之中，有大將軍南宮大叫曰：「公子乃西岐之幼主，今進貢與紂王，反遭醢屍之慘。我等主公遭囚羑里。雖是昏亂，吾等遠有君臣之禮，不肯有負先王；今公子無辜而受屠戮，痛心切骨，若臣之義已絕，綱常之分俱乖。今東南兩路苦戰多年，吾等奉國法以守臣節，今已如此，何不統兩班文武，將傾國之兵，先取五關，殺上朝歌，勦戮昏君，再立明主。正所謂定禍亂而反太平，亦不失為臣之節！」

兩邊武將聽南宮適之言，時有四賢、八俊；辛甲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夭、祁公、尹積，西伯侯有三十六教習子姓姬叔度等，齊大叫：「南將軍之言有理！」

眾文武切齒咬牙，豎眉睜目，七間殿上，一片喧嚷之聲，連姬發亦無定主。

只見散宜生厲聲言曰：「公子休亂，臣有事奉啟！」

發曰：「上大夫今有何言？」

宜生曰：「公子命刀斧手先將南宮適拿出端門斬了，然後再議大事。」

姬發與眾將問曰：「先生為何先斬南將軍？此理何說？使諸將不服。」

宜生對諸將言曰：「此等亂臣賊子，陷主君於不義，理當先斬，再議國事。諸公只知披堅執銳，一勇無謀。不知老大王克守臣節，鏗鏘不貳，雖在羑里，定無怨言。公等造次胡為，兵未到五關，先陷主公於不義而死，此誠何心。故先斬南宮適，而後再議國是也。」

公子姬發與眾將聽罷，個個無言，默默不語。南宮適亦無語低頭。

宜生曰：「當日公子不聽宜生之言，今日果有殺身之禍。昔日大王往朝歌之日，演先天之數，七年之殃，災滿難足，自有榮歸之日，不必著人來接。言猶在耳，殿下不聽，致有此禍。況又失於打點，今紂王寵信費、尤二賊，臨行不帶禮物賄賂二人，故殿下有喪身之禍。」

「為今之計，不若先差官一員，用重賄私通費、尤，使內外相應；待臣修書，懇切哀求。若奸臣受賄，必在紂王面前以好言解釋。老大王自然還國，那時修德行仁，俟紂惡貫盈，再會天下諸侯共伐無道，興甲兵伐罪之師，天下自然響應。廢去昏庸，再立有道，人心悅服。不然，徒取敗亡，遺臭後世，為天下笑耳。」

姬發曰：「先生之教為善，使發頓開茅塞，真金玉之論也。不知先用何等禮物？所用何官？先生當明以告我。」

宜生曰：「不過用明珠、白璧、彩緞表裏、黃金、玉帶。其禮二分；一分差太顛送費仲；一分差閔夭送尤渾。使二將星夜進五關，扮作商賈，暗進朝歌。費、尤二人若受此禮，大王不日歸國，自然無事。」

公子大喜，即忙收拾禮物。宜生修書，差二將往朝歌來。

太顛、閔夭扮作經商，暗帶禮物，星夜往汜水關來。關上查明，二將進關。一路上無詞，過了界牌關，八十里進了穿雲關，又進潼關，一百二十里又至臨潼關，過澗池縣，渡黃河，到孟津，至朝歌。二將不敢在館驛安住，投客店宿下，暗暗收了禮物。太顛往費仲府下書；閔夭往尤渾府下書。

費仲抵暮出朝，歸至府第無事。守門官啟老爺：「西岐有散宜生差官下書。」

費仲笑曰：「遲了！著他進來。」太顛來到廳前，只得行禮參見。

費仲問曰：「汝是甚人，夤夜見我？」

太顛起身答曰：「末將乃西岐神武將軍太顛是也。今奉上大夫散宜生命，具有表禮，蒙大夫保全我主公性命，再造洪恩，高深莫極，每思毫無尺寸相輔，以效涓涯，今特差末將有書投見。」

費仲命太顛平身，將書折開觀看。書曰：「西岐卑職散宜生頓首百拜致書於士大夫費公恩主臺下：久仰大德，未叩台端，自愧

驚駭，無緣執鞭，夢想殊渴。茲啟；敝地恩主姬伯，冒言忤君，罪在不赦。深感大夫垂救之恩，得獲生全。雖囚羈里，實大夫再賜之餘生耳。不勝慶幸，某外又何敢望焉。職第因僻處一隅，未伸啣結，日夜只有望帝京遙祝萬壽無疆而已。

「今特遣大夫太顛，具不_顯之儀，白璧二雙，黃金百鎰，表裏四端，少曝西土眾士民之微忱，幸無以不恭見罪。但我主公以衰末殘年，久羈羈里，情實可矜。況有倚閭老母，幼子孤臣，無不日夜懸思，希圖再睹，此亦仁人君子所共憐念者也。懇祈恩臺大開慈隱，法外施仁，一語回天，得赦歸國，則恩臺德海仁山，西土眾姓，無不啣恩於世世矣。臨書不勝悚懼待命之至！謹啟。」

費仲看了書共禮單，自思：「此禮價值萬金，如今怎能行事。」沉思半晌，乃分付太顛曰：「你且回去，多拜上散大夫：『我也不便修回書。等我早晚取便，自然令你主公歸國。』決不負你大夫相托之情。」太顛拜謝告辭，自回下處。

不一時閔天也往尤渾處送禮回至，二人相談，俱是一樣之言。二將大喜，忙收拾回西岐去訖。

自費仲受了散宜生禮物，也不問尤渾；尤渾也不問費仲；二人各推不知。

一日，紂王在摘星樓與二臣下棋。紂王連勝了二盤，紂王大喜，傳旨排宴。費、尤侍於左右，換盞傳杯。正歡飲之間，忽紂王言起伯邑考鼓琴之雅，猿猴謳歌之妙，又論：「姬昌自食子肉，所論先天之數，皆係妄談，何嘗先有定數。」

費仲乘機奏曰：「臣聞姬昌素有叛逆不臣之心，一向防備。臣子前數日著心腹往羈里探聽虛實。羈里軍民俱言姬昌實有忠義，每月朔望之辰，焚香祈求陛下國祚安康，四夷拱服，國泰民安，兩順風調，四民樂業，社稷永昌，宮闈安靜。陛下囚昌七載，並無一怨言。據臣意，看姬昌真乃忠臣。」

紂王言曰：「卿前日言姬昌『外有忠誠，內懷奸詐』，包藏禍心，非是好人，何今日言之反也？」

費仲又奏曰：「據人言，昌或忠或佞，入耳難分，一時不辨，因此臣暗使心腹，探聽虛實，方知昌是忠耿之人。正所謂『路遠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』」

紂王曰：「尤大夫以為何如？」

尤渾啟曰：「依費仲所奏，其實不差。據臣所言，姬昌數年困苦，終日羈囚，訓羈里萬民，萬民感德，化行俗美，民知有忠孝節義，不知妄作邪為，所以稱姬昌為聖人，日從善類。陛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實對。方纔費仲不奏，臣亦上言矣。」

紂王曰：「二卿所奏既同，畢竟姬昌是個好人。朕欲赦姬昌，二卿意下如何？」

費仲曰：「姬昌之可赦不可赦，臣不敢主張。但姬昌忠孝之心，致久羈羈里，毫無怨言。若陛下憐憫，赦歸本國，是姬昌已死而生，無國而有國，其感戴陛下再生之恩，豈有已時。此去必效犬馬之勞，以不負生平報德酬恩，臣量姬昌以不死之年忠心於陛下也。」

尤渾在側見費仲力保，想必也是得了西岐禮物，所以如此，我豈可單讓他做情，我益發使姬昌感激。尤渾出班奏曰：「陛下天恩，既赦姬昌，再加一恩與，彼自然傾心為國。況今東伯侯姜文煥造反，攻打游魂關，大將竇榮大戰七年，未分勝負。南伯侯鄂順謀逆，攻打三山關，大將鄧九公亦戰七載，殺戮相半。刀兵竟無寧息，烽煙四起。依臣愚見，將姬昌反加一王封，假以白旄、黃鉞，得專征伐，代勞天子，威鎮西岐。況姬昌素有賢名，天下諸侯畏服，使東南兩路知之，不戰自退。正所謂舉一人而不尚老遠矣。」

紂王聞奏大喜，曰：「尤渾才智雙全，尤屬可愛。費仲善挽賢良，實是可欽。」二臣謝恩。紂王即降赦條，單赦姬昌速離羈里。

使臣持赦出朝歌，眾官聞知大喜。使臣竟往裏而來。

西伯侯在羈里之中，閑思長子之苦，被紂王醢屍，歎曰：「我兒生在西岐，絕於朝歌，不聽父言，遭此橫禍。聖人不食子肉，我為父不得已而咬者，乃從權之計。」正思想邑考，忽一陣怪風，將簷瓦吹落兩塊在地，跌為粉碎。

西伯驚曰：「此又是異徵！」隨焚香，將金錢搜求八卦，早解具情。姬伯點首歎曰：「今日天子赦至。」喚左右：「天子赦到，收拾起行。」眾隨侍人等，未肯盡信。

不一時，使臣傳旨，赦書已到。西伯接赦禮畢。

使臣曰：「奉聖旨，單赦姬伯老大人。」

姬伯望北謝恩，隨出羈里。父老牽羊擔酒，簇擁道傍，跪接曰：「千歲今日龍逢雲彩，鳳落梧桐，虎上高山，鶴棲松柏。七載蒙千歲教訓撫字，長幼皆知忠孝，婦女皆知貞潔。化行俗美，大小居民，不拘男婦，無不感激千歲洪恩。今一別尊顏，再不能得沾雨露。」左右泣下。

西伯亦泣而言曰：「吾羈囚七載，毫無尺寸美意與爾眾民，又勞酒禮，吾心不安。只願爾等不負我常教之方，自然百事無虧，得享朝廷太平之福矣。」黎民越覺悲傷，遠送十里，洒淚而別。

西伯侯一日到了朝歌。百官在午門候接。只見微子、箕子、比干、微子啟、微子衍、麥雲、麥智、黃飛虎八諫議大夫都來見西伯侯。

姬昌見眾官，慌忙行禮，慰曰：「犯官七年未見眾位大人，今一旦荷蒙天恩特赦，此皆叨列位大人之福蔭，方能再見天日也。」眾官見姬伯年邁，精神加倍，彼此慰喜。

姬昌隨與使臣回旨，天子正在龍德殿，聞知候旨，命宣眾官隨姬昌朝見。

只見姬昌縞素俯伏，奏曰：「犯臣姬昌，罪不勝誅，蒙恩赦宥，雖粉骨碎身，皆陛下所賜之年。願陛下萬歲！」

王曰：「卿在羈里，七載羈囚，毫無一怨言，而反祈朕國祚綿長，求天下太平，黎民樂業，可見卿有忠誠，朕實有負於卿矣。今朕特詔，赦卿無罪。七載無辜，仍加封賢良忠孝百公之長，特專征伐。賜卿白旄、黃鉞，坐鎮西岐。每月加祿米一千石，文官二名，武將二員，送卿榮歸。仍賜龍德殿筵宴，遊街三日，拜闕謝恩。」西伯侯謝恩。

彼時姬昌換服，百官稱慶，就在龍德殿飲宴。

比干、微子、箕子，在朝大小官員，無有不喜赦姬昌。百官陪宴盡樂，姬昌謝恩出朝，三日誇官。朝歌城中百姓，扶老攜幼，拖男抱女，齊來看姬昌加官。

姬昌在城中誇官兩日，到未牌時分，只見前面旛幢隊伍，劍戟森羅，一枝人馬來到。

昌問曰：「前面是那處人馬？」

兩邊啟上：「大王千歲：是武成王黃爺看操回來。」

姬昌急忙下馬，站立道傍，欠背打躬。

武成王見姬昌下馬，即忙滾鞍下騎，稱姬昌曰：「大人前來，末將有失迴避大駕，望乞恕罪。」乃曰：「今賢王榮歸，真是萬千之喜。末將有一閑言奉啟，不識賢王可容納否？」

西伯曰：「不才領教。」武成王曰：「此間離末將府第不遠，薄具杯酒，以表芹意，何如？」

姬昌乃誠實君子，不會推辭謙讓，隨答曰：「賢王在上，姬昌敢不領教。」

黃飛虎隨攜姬昌至王府，命左右快排筵宴。二王傳盃歡飲，各談些忠義之言。不覺黃昏，掌上畫燭。武成王命左右且退。

黃飛虎曰：「今日大人之樂，實為無疆之福。但當今寵信邪佞，不聽忠言，陷壞大臣，荒於酒色，不整朝綱，不容諫本，炮烙以退忠良之心，蠶盆以阻諫臣之語。萬姓慌慌，刀兵四起。東南兩處已反四百諸侯，以賢王之德，尚有羈里困苦之羈。」

「今已特赦，是龍歸大海，虎入深山，金鯨脫釣，如何尚不省悟！況且朝中無三日正條，賢王誇甚麼官，顯甚麼王！何不早早飛出雕籠，見其故土，父子重逢，夫妻復會，何不為美。又何必在此網羅之中，做此吉凶未定之事也。」

武成王只此數語，把個姬昌說的骨解筋酥，起而謝曰：「大王真乃金石之言，提拔姬昌。此恩何以得報！奈昌欲去，五關有阻，奈何？」

黃飛虎曰：「不難。銅符俱在吾府中。」須臾，取出銅符令箭，交與姬昌，隨令改換衣裳，打扮夜不收號色，逕出五關，並無阻隔。

姬昌謝曰：「大王之恩，實在重生父母，何時能報！」此時二鼓時候。

武成王命副將龍環、吳賢，開朝歌西門，送姬昌出城去了。